

朱業人

後 蔣光慈編

選作創餘短萃文興新

北新書局印行

中國新興文學短篇叢作之一

失
業
以
後

蔣
光
慈
編

一九三〇年四月付排
一九三〇年九月再版

失業以後

每冊實價六角

編者 蔣光慈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分發行處

北平琉璃廠
南門外大街
廣安門外大街
重慶新華北
開封新華北

北新書局

前言

在艱苦的三年的奮鬥之中，中國的新興階級文藝運動，因着客觀條件的成熟，不但獲得了它的存在權，而且是漸次的把這一運動的基礎植立在被壓迫的大衆之間了。

在三年來整個運動的進展上，雖不能說是有怎樣的驚人的成績，但它是在幼稚與錯誤之中，慢慢的生長而且健康起來，而且在每一個階段上，相當的完成了它的任務，除掉文藝運動上的取消主義者，根

本上否定這三年來的運動的意義外，這大概誰個都能理解的事吧。

目前，整個的新興階級文藝運動，是更加活潑起來了。它不但一天一天的與整個的新興階級政治運動很密接的配合起來，更具體的担負起它的對於新興階級解放運動的鬥爭的任務，而且是通過了僅止『傾向正確』與『意識健全』的要求，走向『情緒的新興階級化』的克服的一階級了。

這一部選集裏所選的一些作品自然不能說是怎樣健康的，也不能說是完全適應於現階級的要求的，更不能說是最精粹的選集；然而，

這些作品，確實是顯示了中國新興階級文藝的最初的姿態，從寫作的時間上也呈現了三年來的作品的發展的一般形式。

讀者諸君，請在這一部選集裏，去認取中國無產階級文藝的最初的畫像吧！

蔣光慈

一九三〇年五月四日

（附記）關於這一部選集的分卷與編次，是沒有一定的計畫的，祇要編輯到夠一卷的字數的稿件時，就按着各篇的發表時間順序排印起來。這是希望讀者特別注意的。

（附記二）本來很想寫一篇比較長一點的序引，因為近來舊病復發，不能工作，祇得簡單的寫下一點隨感，作為選集的前言，如果最近病體能夠復元，在本書再版時，大概總可重寫一篇的。

中國新興文學短篇創作選

第一集

目次

失業以後(劉一夢).....	一
Demonstration(馮乃超).....	三七
紅色的愛(黃弱萍).....	六二
在洪流中(洪靈菲).....	八三

小三子的故事(楊邨人).....	一〇九
村中的早晨(戴平萬).....	一三三
馬桶間(華漢).....	一六五
阿羅的故事(錢杏邨).....	一九一
甲子之役(建南).....	二三三

失業以後

劉一夢

一

S 紗廠裏的罷工，沈悶着直到現在。一天快要過去了。在這一天裏，便永沒聽到廠裏的汽笛的叫聲，高聳像紀念塔一般直聳着的煙囪，濃密的黑煙也滅絕了，滿廠裏的機器都靜默的啞起來，顯得冷淒死沉，充滿着荒涼的空虛。

然而，在早晨曙光剛露的時候，還見到有少數上早工的工人，懶

散的聚攏着上工廠裏走，但是有幾次，都被幾個從遠處跑來的工人阻住了。並且用手揮着，湊近這些來上工的人們的身前，沈實地說，『廠裏罷工了！你們不曉得麼？』於是，他們站着面覷了一會，領悟似的把頭點了幾點，打起精神一齊說了一聲『好！』轉過身來走散了。

其實，S 紗廠這次罷工的發生並非是一件匆促而突然的事。自從廠裏大批的開會除了二十幾個工人以後，這事件便無日不在暗地裏醞釀着。廠方的眼耳究竟是衆多而靈銳，無論工人的行動是怎樣的祕密和細心，事前的兩三天已經被他們察覺了。這影響，不特使幾個工頭和監門的終日似乎豎直了耳朵，眼睛也睜得分外的兇惡而闊大，即素

來閒靜的一位肥胖的眼房先生，也忽然慌得搔頭和縐起眉來了。雖然如此，但S紗廠裏的工終於就在這種嚴重監視之下罷下來。

在S紗廠的牆壁上，滿貼着些白紙條，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被人撒爛了，只還顯然留着了痕跡，人可以看出來，這大概都是工人們所貼的些標語。並且，工廠的附近幾家骯髒的被煤煙薰得灰黑了的牆上，也還的確穩固的存留着幾張完全的標語，上面寫着幾個歪斜而且無墨色的字跡：『恢復被開除工友們的工作！』

太陽的光線已經縮短了，慢慢地向西偏下去，工廠裏放工的時候還沒到，但茶館裏早就擠滿了人，從黑燠瀾漫的前門頭上，不住的擁出了裏面那種沈迫的嘈雜的聲音來，裏面坐定的儘是些穿藍色短衣的

人，混亂的圍着張油膩污穢的桌子。

這多是S工廠裏罷了工的工人們，他們都有所期待的吃着茶。

正在這時候，忽然有個身材細長的青年工人，從對過的馬路上匆忙的越過來，隨便把眼光對着菜館迅速一瞥，重復又低下頭來往前走。

『喂！老朱，——阿順，站住！』突然的一聲，一種急促的聲音從一家菜館裏發出來。

正走着的這個青年工人驀地站住了，驚愕似的仰起了他的頭。

『上那裏去？』隨着聲音從茶館裏就跳出了一個中年人，一副灰黃的面孔，看來好像積了幾天垢穢沒洗去，口裏含着煙捲，從鼻孔

裏幽幽地正冒出兩縷細煙來。隨後接着又擁出了四五個，聚攏着一齊湊上來。

『上廠裏看看去。』朱阿順湊上了幾步說。

『你不進來吃點茶麼？』可是，消息怎樣了？』他們熱心的一齊問。

『不吃茶。消息？沒聽着。不過，趙元成一定要去的——去交涉……我這就是去打聽……』朱阿順把頭搖了幾搖繼而又點動着說。

『不妙！』一齊驚疑的道。『趙元成不是把條件早就送去了嗎？爲什麼還沒有答覆？不妙！他媽的，資本家又搗他媽的鬼！好，這樣……就給他個一直罷下去！』

『條件還是廠裏先向我們要的呢。——前三天的早晨，我上廠裏去，一進門，管門的就馬上把門關起了，張國範——我們的總工頭，那小子就是我們恨透了的一個大走狗——拿着一細鐵鍊向我的面前一摔，狠狠地向我的頭上一指說：「你要死嗎？想罷工？馬上就帶你上司司令部裏去吃官司！……」』

朱阿順做着手勢話還沒說完，那個中年工人馬上就怒恨得瞪直了眼，把口裏的煙嘴往地下猛力一擲，趕忙說：

『老朱，你怎末樣來？怕麼？最末呢？』

『哼！怕？害怕的是豬羅！』朱阿順的兩眼閃灼着。

『好小子！』齊聲稱讚了他一句。

『最末，我說：「誰說要罷工？我是不曉得！」這時管理員也出來了，對我說：「你們爲什麼要罷工？你們有條件盡管提出來，有話好商量。」您聽。『……好商量』，他媽的這話多好聽！……朱阿順的神氣完全是冷峭着。

『你又怎末說來？』

『我說：「管理先生，這是大家的事情，也得去問問大家看！」，一會，我就出來了，張國範那小子還指着我罵了一句「你這不知死活的豬猡！」呢。晚上，工會裏開委員會就議決了：一面送條件，一面還罷工！——這大概你們已經都知道了。第二天，趙元成就把條件送去了，交給了管理先生，管理先生接去了並沒說什麼，只是向他瞪了

幾瞪眼，隨後他出來，被管門的背後罵了一句，「仔細防備着你的腦袋！」……」

『管理那東西你還盡稱他先生呢，他也是廠裏的一條狗！』中年工人氣呼呼地似乎把鼻子都漲高了，不服氣的這樣說。

『我曉得！』朱阿順冷然的笑了。

『可是，我到底不明白罷工的事情爲什麼早就被廠裏曉得的？』中年工人歪着他的頭，喘着粗氣問。

『這有什麼奇怪？——當然，是因爲廠裏的走狗多……』朱阿順說着把眼向四周一瞄，接着又道，『這回罷工若再失敗了，我知道，工友們更吃苦，資本家開除我們，三十四十說也不定，我和老趙當然